

古老大國的樂與怒： 「搖滾上海」攝影後記

• 陳韜文

2011年5月上旬我在寧波諾丁漢大學開會，期間獲知「搖滾上海」迷笛音樂節也在那幾天舉行。我這幾年對攝影產生濃厚興趣，不想放過任何重要拍攝機會，而中國搖滾集會的影像性應該十分豐富，所以會議一結束我就趕到上海，參加了其中一天的音樂節。音樂節的吸引力除了影像以外，從中顯現出的中國文化發展也令我十分好奇，很想知道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社會如何看待曾經被視為「資本主義腐朽文化」的搖滾樂。

這裏先談談我對「搖滾上海」及中國搖滾的觀感，然後再述及我在拍攝方面的考慮及經驗。

一 搖滾現場

5月6日至8日，「搖滾上海」迷笛音樂節在上海浦東世紀公園分三天舉行。主要活動場地有兩個，一個是設有打碟器材的矮台和供人跳舞的草坪，另一個是建有讓樂隊演出的臨時

大舞台的大空地。兩個場地由道路相連，相距大概十分鐘的步行路程。道路兩旁設有臨時食物攤檔和由青年人擺賣的地攤。

到達會場時，大概是下午三時，會場正處於一種「暖場」狀態。跳舞草坪上有外國DJ在台上打碟，台前圍着三數百人在聽音樂、交談，也有數十人隨着節奏強勁的音樂逕自起舞。臨時大舞台上不太知名的樂隊輪流表演，觀眾則分散地坐着或站着，對樂隊的演出不時報以掌聲和呼喊聲。地攤擺賣的是自製首飾、有特色設計的汗衫（如胸前印有「我叫紅領巾」、「窮二代」等字樣）、綠色軍帽、紅領巾、小裝飾、搖滾唱片、紋身手臂套、別具風格的畫作等，也有專門替人在手臂或其他身體部位畫圖案的攤檔。

會場的參與者看來多是年輕的白領及學生，男女的比例大概相差不遠。他們大部分人穿衣甚為隨意，只是上披汗衫一件，下穿牛仔褲；也有打扮奇特的，總給人一種很「酷」、性格張揚的感覺。最引人注目的是少數

龐克 (punk) 裝扮的人，他們或是袒胸露臂，突出紋身圖案，或是梳着雞冠頭，又或是帶上有拉鍊的黑色口罩。

接近黃昏時，會場的能量快速上升。跳舞的人多了很多，大家似乎都已經拋開禁忌，自我陶醉於舞蹈和音樂中，氣氛變得狂熱起來。跳舞的主要是中國人，當中也有少數白人及黑人，由於這些外國人的舞姿精彩，加上膚色外表不一樣，因而特別引人注意。DJ有時在台上也隨着音樂的拍子擺動身體，偶然說幾句催動氣氛的說話。

這邊草坪跳舞的人雖然不少，但音樂節的焦點已轉移到樂隊演出的大空地那邊。當太陽下山之際，登場的是以強悍、迅猛和力量著稱的重型搖滾 (Heavy rock) 樂隊「夜叉」。一字一句地大聲叫出「我們是夜叉」之後，他們上下跳動，以變化多端的鼓聲和重重的吉他節拍配合着粗獷的歌聲，把樂迷帶向一個又一個的情緒高峰。有些樂迷在舞台前玩「跳水」——但見



樂迷情緒爆發 (陳韜文攝)

有個別男女從台前圍欄上向人群跳下去，下面的人隨即舉手把他們接住，讓他們在手的海洋裏滾動。有些樂迷帶來大小不一的旗幟，大力在空中搖動，為樂隊打氣。也有樂迷在人群中臨場發揮，互相用手搭在對方的肩頭就地打圈起舞，一時塵土飛揚，在黃昏陽光的映照下，氣氛更覺熾熱豪邁。

跟着「夜叉」出場的樂隊叫「痛苦的信仰」(「痛仰」)，成立已有十多年，是中國硬核搖滾 (Hardcore rock) 的代表，也是當天壓軸出場表演的樂隊。「痛仰」一向標榜的是：「即便是痛苦，也無法阻止我們仰起的頭顱。」天已黑下來，舞台以強烈彩色射燈把全場焦點投射在主唱高虎和樂隊身上，有時也隨着節奏閃耀拍和。舞台旁邊偶爾放出乾冰白煙，樂隊身處其中，益顯迷幻張狂。此外，舞台高處裝有能變色的探照燈，有節奏地向樂迷掃射，而樂迷也不會辜負燈光的挑逗，盡情吶喊、高聲唱和，瘋狂揮舞旗幟及扭動身體。

樂迷對「痛仰」的歌曲十分熟悉，常常與高虎互相唱和及對唱，形成一呼萬應的震撼壯觀場面。把搖滾音樂節推上最高潮的是「痛仰」兩首著名的歌曲。第一首叫《不》，高虎每說唱一句，樂迷都跟着大聲以「不」回應：「不用相信秩序／不用相信經驗／不用相信教訓／不用相信責任／不用相信義務／不用相信活潑／不用相信嚴肅／不用相信貴族／不用相信尊卑／不用相信傀儡／不用相信權威／不用相信穩定／不用相信繁榮／不用相信破壞／不用相信團結。」另外一首叫《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歌詞基本上就是不斷重覆這句話。高虎唱

「哪裏有壓迫」，樂迷就齊聲應答「哪裏就有反抗」。歌手在台上以帶點沙啞的腔調大聲說唱，萬千樂迷在下面就拼命回應，彷彿起義當前，每個人都義憤填膺，大有慷慨上陣之勢。

二 樂與怒

「搖滾上海」是我首次參與的中國大陸露天搖滾音樂會，所以我對很多現象都感到新鮮。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中國年青人奔放熱烈的情感表達；這跟無論是強調矜持莊重的中國文化傳統，或是講求嚴肅認真的社會主義生活態度，均形成強烈反差。香港有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歷史，西化程度較高，而搖滾也早在1960、70年代就傳入香港，1980年代更出現Beyond及太極等較著名的樂隊。在樂迷的表現方面，香港樂迷雖然也有瘋狂的一面，但是相比之下，無論是行為、呼叫、舞蹈、和唱和裝扮等方面都沒有大陸樂迷那麼外露、忘形、熾熱和投入。無論這種表現是情感的表達或是宣洩，從中國搖滾的規模及壯觀場面中，我們可以看出年輕一代，包括台上的樂隊和台下的樂迷，都很願意把他們的情感盡情表現出來。搖滾文化的興起反映出中國改革開放多年後，新一代心裏衍生出新的情緒，包括迷惘、無奈、反叛、要求解放等，在搖滾樂的激烈帶動下得以抒發。我們可以把搖滾文化看成是部分中國青年情感表達的需要，而社會也逐漸接受較為外露的情感表達方式。

搖滾音樂代表一種生活態度，當中包括反權威、反建制、反商業，側



戴上歌手高虎從台上拋下的假髮，女樂迷跳得份外起勁。(陳韜文攝)

重個性表現和特立獨行，是以搖滾文化跟主流文化往往存在張力，而在中國更會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擠。從主流文化看，穿耳針、紋身、龐克打扮等等與搖滾文化相關的行為都比較粗鄙，往往與道德敗壞和反社會行為拉扯在一起。但是對搖滾文化而言，這些只不過是個性表達，是一種生活態度的選擇而已，搖滾文化愛好者甚至認為搖滾是高於商業主流文化的次文化，並引以為榮。如前所述，音樂會地攤所擺賣的小貨品，很多是反映個性的飾物、襯衫、美術品、人體繪畫等。雖然搖滾文化不是主流傳媒的寵兒，但是它不僅已為社會所容忍，我們更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國文化走向多元的一種表現。

中國搖滾文化的發展，跟很多新文化現象一樣，都是在意識形態張力中發展出來的。搖滾文化源於西方，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因為搖滾的內

容與形式均無法在中國傳統文化或是社會主義文化中找到本土的根源。不但搖滾文化的表徵跟中國文化格格不入，它的反傳統、反權威和追求個性解放等精神更是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避忌的。為此，中國官方一直沒有對搖滾採取積極扶植的政策，反而步步為營，表現出防範的姿態，使搖滾露天音樂會的發展處於一種半地下狀態。

在1986年演唱《一無所有》的崔健可以說是「中國搖滾之父」，但他在1989年之後，也要藉為亞洲運動會及慈善籌款的名義才可以開演唱會。由於官方的防衛政策，在1990年代雖然見證過以「魔岩三傑」（竇唯、張楚、何勇）和崔健等為首的搖滾歌手各自推出重要的唱片，但搖滾文化一直處在一種受壓的生存狀態，使搖滾樂的影響力局限於「地下」或「更少數人」的圈子。搖滾文化一直要到這個世紀初才再起步。到了今天，搖滾樂仍然未能進入主流文化，只屬小眾文化。

以「迷笛音樂節」系列為例，它創辦於2000年，初始三屆只不過是一個搖滾學校的表演會，後來才移出學校，並在全國不同地方舉行大規模的露天演唱節。現在官方對搖滾音樂會的態度仍然曖昧，但比以前有所鬆動——關注意識形態正當性之餘，也講「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有時也會把傳統的文化「事業」，看成是文化「產業」或是「創意文化產業」。有些地方領導人更表明為了「脫貧」，只要搖滾音樂會「不反對共產黨」，他們就願意承擔因承辦而帶來的意識形態風險。由此可見，搖滾露天音樂會在中

國得以興起，除了要靠搖滾文化堅貞份子持久努力以外，也有賴於中國意識形態的弱化和文化政策的相應改變。到了今天，有一些地方的文化部門已經願意協助舉辦搖滾音樂會，認為它們會為地方塑造更為「年輕」、「時髦」、「好玩」的形象，有利於旅遊業和經濟發展。

中國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又有強大的社會主義文化，對外來的文化總是採取存疑的態度，外來文化都要經過本土化的過程才得以落地生根。搖滾文化固然是外來文化，而其反叛精神又為政府所顧忌，傳入中國後更要作出調適。早期崔健的搖滾唱法就帶有中國西北民間音樂的色彩，而今天的「痛仰」也保存着不少民間音樂的元素。搖滾樂隊的名字及歌詞自然不可避免地跟中國文化打交道。「夜叉」、「痛仰」、「冥界」、「輪迴」、「子曰」等均是帶有中國色彩的意象符號；「痛仰」在《不》裏面不斷以說唱的形式挑戰中國社會一向接受的價值觀念，包括主流文化強調的「秩序」、「義務」、「權威」、「穩定」和「團結」。西方社會的搖滾樂隊很少以此等抽象概念入歌，因為它們並非西方社會當前關注的焦點。「痛仰」借用毛澤東的名句「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作為歌名和歌詞，無論是從詞句的來源或是從使用詞句的現實聯想看，本土性都表露無遺。

當然，演唱會主辦者清楚知道中國的意識形態有不能逾越的底線，知道如何使演唱會的形式及內容均不會觸犯官方的禁忌，是以「自我檢查」也是本土化要義之一。中國容許外國搖



中外樂迷在欣賞DJ打碟或隨歌起舞(陳韜文攝)

滾樂隊出席內地各種演唱會，這是它開放的一面；但是如果政治環境有任何風吹草動，露天搖滾音樂會也會受到衝擊。例如，2008年已準備就緒的迷笛音樂節就因奧運火炬傳送事件和西藏騷動的衝擊而臨時叫停。

中國搖滾雖然有着種種本土化的痕迹，但是讓外國人一聽，還是立即就認出它也是搖滾：還是有同樣強勁的節拍、噪雜的電吉他和鼓聲伴奏；還是有近似的反叛精神，跟西方搖滾有一脈相承的地方。1969年在美國胡士托(Woodstock，又譯伍德斯托克)舉辦的搖滾露天音樂會是西方搖滾文化發展的里程碑，代表了年輕人對「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追求。不少中國搖滾露天音樂會的組織者以至搖滾文化的愛好者都認為胡士托音樂會是搖滾露天音樂會的傳奇和烏托邦，是他們文化想像的靈感來源，因而渴望與胡士托音樂會的文化基因保持對話。他們也深深知道，中國的搖滾露天音樂會不能複製胡士托，它們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種中外文化的混合體。

三 現場拍攝

從攝影的角度回想，我慶幸在音樂會的暖場階段已到現場，有時間先探索環境，觀察不同場地的活動和音樂節從平靜到熱鬧的過程，同時可以拍攝樂迷和攤檔的動態，並且有機會跟參與者聊幾句，了解他們的背景及想法。

一般而言，在街道或是一些公眾場所拍照，攝影者如何拍攝而不會引起被攝者反對，當中有其學問。但是，在露天音樂會裏，這樣的問題就不成問題，因為前來的人都知道音樂會就是一個景觀，而自己出席也就包含了參與及演示的意思，是以一般對鏡頭都不會過敏。那些擺攤檔的年輕人，以及一些穿奇裝異服的人更是坦然面對鏡頭，有時還對你報以微笑或擺個模樣讓你拍。

音樂會像其他媒體事件一樣，拍攝者要知道事件的核心在哪才知道拍攝的戰略位置。找到這個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因為位置決定了角度、光線

和能拍到的題材。我的主要興趣是捕捉樂迷的現場反應，而他們的反應跟樂隊的表演是分不開的，所以最理想的拍攝位置應該是處於舞台和樂迷之間的緩衝空間。從這個空間上望，可以看到樂隊在台邊的演出，平看則直面樂迷。由於我獲得友人的安排，可在台上台下自由走動，能看到的景觀因而更多樣化，既可拍到樂迷的特寫，也可拍到整個場面，以及樂隊大部分的演出。

「搖滾上海」入場的人數大概有兩萬，屬於大型群體活動。拍照時應突出個體還是群體？群體照片是紀實所必須的，但是沒有個人特寫，細節也就欠缺，未必能深刻呈現出樂迷的情感變化。攝影集當然應該由多種角度的照片組合而成，但如果一定要以單一照片來重現當時情景，我會選擇有中度背景襯托的個人特寫，所以我拍得比較多的是這種遠近結合的照片。

雖然我也有在後台及舞台上拍照，但由於拍攝的主要對象是樂迷，所以主要是在緩衝區內前後左右走動

拍攝，偶然也會爬上旁邊的欄杆拍點後面歌迷的情況。

由於舞台有不少燈光映照在前排樂迷的身上，就算不用閃光燈，只要把相機的感應度盡量調高，尚能拍到明晰的照片。拍攝晚間或是室內表演的時候，照片的清晰度是我首要的考慮，由於不想最後看到的是欲救無從的朦朧照片，所以寧願接受因為調高感應度而使照片呈現較為粗糙的微粒的效果。事實上，搖滾文化本身帶有粗野反叛的味道，較粗的照片微粒可視為相襯的配搭。同時我希望拍出來的照片有強烈的現場感，所以沒有使用閃光燈，只是借靠現場的燈光，因為閃光燈一閃，人物的樣子雖然可能更為清晰，但那舞台彩色射燈所造成的現場效果就會揮發掉。

四 呈現方式

搖滾音樂會是文化活動，我主要是想以紀實的手法捕捉及重現景象。由於拍攝牽涉到角度、取鏡、題材、



忘我的樂迷群像(陳韜文攝)

景深等方面的選擇，應該包含攝影者對景象的詮釋，所以照片不會是絕對客觀的重現。攝影本質上是一種紀實的手段，人們在數碼攝影及圖像處理軟件Photoshop出現前對攝影自然充滿信心，認為看到的就是真實的。就算到了今天，如果我們相信拍攝者的誠信，大概也不會懷疑照片的真實性。

與之相比，錄影也是紀實的方法。論資訊量，錄像應該比攝影要多許多，但是照片有時更能夠反映「關鍵的一刻」(decisive moments)，可供攝影者專注經營，產生更大的視覺震撼力。我在拍攝的過程中雖然也拍了一點錄像，但是最後還是想以數碼攝影集，再配以現場錄音，來呈現我所看到的，因為這樣信息比較集中，可以達到我想表達的效果^①。

音樂是「搖滾上海」的主要活動內容，而情感抒發是它的功能，若然純粹依賴照片，確實難以把音樂和情感充分呈現出來。我平常在製作攝影集時多選用較為平淡中性的音樂作為攝影集的背景配樂，不想音樂喧賓奪主。但為了加強現場感和反映我的感覺，這次非用一些能反映情感起伏的音樂不可。試問有甚麼聲音比現場錄音更能反映樂隊及樂迷的情感跳動呢？互聯網如此方便，而拍攝者又多，所以在網上找了一下就找到質量尚可接受的現場錄音，再經過節錄及調節後就可用到我的攝影集上。

《上海搖滾》數碼攝影集是以Flash的形式製作的。有關軟件可以讓作者根據自己的意念安排照片的張數、次序、時間、配音、節奏以及出現和隱沒的方式。此種攝影集的展示方式跟攝影展或是攝影書籍是不同的。受眾

在攝影展中，從哪裏開始觀賞基本上是難以規定的，而受眾觀賞每幅照片的時間也是不能控制的。攝影集照片的排列次序則是固定的，而每幅照片所佔用的時間也由作者規定，所以攝影集對受眾的注意力有較大的控制。另一個差異是攝影集可以配以聲音，比攝影展或書籍多了一個表達媒介。在發行及展示方面，由於攝影集的數碼化，網絡成了主要的渠道，輸送速度快，接觸面也廣。這並不是說攝影展及書籍已不重要，它們實在有不可替代的特性；不過，我這裏想強調的是數碼攝影集是互聯網的一種表達形式，有它的長處及潛力，值得我們多方試驗。

照片具有無比的力量，有時真的勝過千言萬語，在表達一種情感或狀態的時候更是如此。但是，單靠影像有時很難把要表達的東西說個清楚，在涉及社會過程的重現及說理分析時，往往需要語言文字的協助才能有效溝通。在紀實照片旁邊加上簡要說明是最常用的做法；也有配以較長的文字報告，構成照片論文(photographic essay)。在《上海搖滾》攝影集裏，我用的是照片和現場錄音，只列出總標題，沒有其他輔助文字，因而這一篇文章可說是該攝影集的擴延。

註釋

① 《上海搖滾》攝影集可見諸www.com.cuhk.edu.hk/rockshanghai/。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